编者按

作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男性角色，不少父亲都不会像母亲那样表达情感，但只要你足够细心，就会发现他的关爱无处不在。成长的路上，父亲的爱也是默默地渗透在你的生命中，直到某一天才会骤然发现，父爱，一直藏在岁月的光影里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“五月”(v_zhou@sina.com)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创作频道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父爱，藏在岁月的光影里

视觉中国供图

夜路

□ 刘欢欢(20岁)
西南大学文学院学生

“爸爸！”我的声音透着惊慌。

“在呢！”父亲厚重的声音在沉沉夜色中响起。

酣眠的乌鸦被惊醒，从竹林中扑棱着翅膀飞出，我被吓得一惊，回头看父亲。父亲还是那副“有我在怕什么”的神色。他放低了声音：“爸爸在这里！”

我知道这背后的意思是，爸爸在这里，不用怕。我果真也不害怕了。

这样的事常发生在过年走亲戚的时候。几杯热酒下肚，父亲面红耳赤，大人们高谈阔论，为几个话头争论不休，于是我和父亲常常只好走夜路回家。夜路又长又难走，我的脑子里总会闪过奶奶讲的各种离奇故事，路过竹林时，我担心坟头会站着一个游魂，乌鸦惊飞时，我常常怕精卫有冤，它会飞向我泣血，不论是鸟叫虫鸣，我都感到几分诡异，仿佛下一秒这些声音就会变成人语，远处竹竿上的稻草人身着白衣，突然一瞥更是让我惊魂不定。说起来，也不全是奶奶的错，还有父亲留下的众多《故事会》让我总是胡思乱想。

我吓得要哭了，往往这个时候回头冲父亲喊：“爸爸背我！”

父亲没有背我，他大笑着，笑声在寂静的山头激荡。我被这笑声冲淡了几分恐惧，多了几分羞恼，怒气冲冲地往前走，回过神来，已经走出了一小段路。父亲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：“走呀。”

爸爸还在背后。我知道了这一点后，又提起了停住的步子。

有一晚月很亮，山头草都枯了，月光冷冷地打下来，亮到父亲都不用打开手电筒。我指着月亮大喊：“月亮很亮！”我兴冲冲地走在前面，但是不久我又感到了害怕，明媚如昼的月亮让我觉得反常，让我觉得山头空荡荡。

“爸爸，月亮太亮了，我害怕。”

“月亮太亮你也怕，不亮你也怕，你想要怎么样？”父亲的语气很糟糕，我才发现一路上父亲都没说过话。也许这跟大伯的话有关。喝过酒的大伯一定要让爸爸看他的宝马，爸爸嫌冷，不去。大伯开口：“也是，不看比看了好！瞧瞧这小丫头，生得乖巧伶俐的，跟她妈一个样儿！敏儿要是还跟你在一起，不比这好！”阿婶急忙呵斥。年幼的我左看看右看看，剥了一颗糖。

那一次，父亲没有握住我的手，他隐含怒气地说：“爸爸平常怎么教你的，这点路，自己走！害怕就大声笑，笑着走就不怕了！”

我大哭着往前踉踉跄跄地走，父亲好像有道歉：“你理解爸爸，爸爸不可能陪你走一辈子。”可那个时候，我只听得见自己的哭声。

我已经忘记了是如何走回家的。随着亲戚们渐渐搬去城里，我再也没有和父亲走过夜路。今年为了抄近路回家，我再一次踏上了童年的路。我才发现，那条我曾经觉得又长又难走的路，居然只需要走十来分钟，而小时候我和父亲却往往半小时才能到家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在这条短短的路上，父亲对无数次回头的我给予了多少的耐心。

站在人生岔路口上的我时常感到迷茫，打电话问父亲，应该去哪里工作，去做什么活计，你对我有什么希望……每一次，父亲都是平淡地说：“你自己决定。”对前路的恐惧让我焦虑不已，父亲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就跟小时候走夜路一样，慢慢鼓励着自己，就走过来了。”

父亲不知道，鼓励我的人不是我自己，而是他。我曾经真的以为父亲会一直在我身后鼓励我、陪伴我，直到父亲说：“爸爸年纪大了，你奶奶也是，我今年打算回去照顾她，在家附近打点工，接下来的路，你要自己好好走。”我有种想哭的感觉，这样的惶恐让我回忆起多年前走夜路时的慌张，一切似乎真如父亲所言，他无法陪我走一辈子，而我，也必须硬着头皮走完剩下的路。漫长又短暂的人生路，我本来以为父亲会一直都在，结果猛然回头，好像只剩下儿时的一轮冷月。

我终究没有哭，笑着安慰父亲说我已经找到了工作。曾经哭着要爸爸牵着走夜路的女孩儿，如今也知道了该笑着走上人生路了。大抵是父亲用他那坚强的爱教会我，如何祛除夜路上的“鬼魅”，如何笑着走好自己的路。

他赋予她的勇气和诗意

□ 李悦洋(30岁)
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博士后

那天，天空还泛着鱼肚白，他的女儿就这样出生了。正如这世界上所有的生命诞生之初一样，女儿笑，他也跟着笑。

他的女儿一岁那年，他把她高高举过头顶，将她的拳头完全塞进嘴里，装作老虎凶猛的样子，但又丝毫掩盖不住眼睛里荡漾的爱意；3岁那年，她总是轻巧地坐上父亲自行车前的横梁上，他载她穿过微风穿透的树林，走过溪边和巷子追赶着夕阳。

6岁那年，他开始日复一日为她梳洗好头发，清晨时送她上学。夜晚时，他指着远方的天际，告诉女儿宇宙辽阔，恒星数亿；夏日里，他们吹着燥热的风，汽水瓶在碰撞下叮当作响；冬天里，他们打雪仗，他教她用高锰酸钾溶液标记地形。

15岁那年，她挺拔得就快要高过父亲。那年夏天，她作为县城的中考状元去外地读书，家乡的亲人都为她祝贺，但只有他回望着空荡的房间暗自神伤。他想起和女儿过往的瞬间——那些夜晚他为她编织的童话，门后为她刻画下的身高线，都带着那些欢笑和牵挂远赴了他乡。

27岁那年，她出嫁。站在满是鲜花的拱形门前，她挽着他。父亲问她，“紧张吗？”“嗯。”“有爸在呢，不怕。”于是她站在那无坚不摧为她抵挡一切的英雄身旁，骄傲坚定地昂起头。但她的英雄那天还是哭了，于是她知道，原来她就是他所有的软肋和铠甲。

28岁那年，她刚刚毕业参加工作。他傍晚来看她，带上满箱她最爱吃的饼干；冬日寒冷的夜晚，他骑车去接她下班，她紧紧趴在他的身后，世间的狂风被父亲甩在身后，从此与她无关。她仿佛又成了那年放学后向父亲奔跑而去的孩子，成了星空下怀抱整个宇宙的少年。于是狭小的出租房，和寒风肆虐的夜晚，也成了世间最温暖的一隅，光辉而明朗。

如今，她被卷入了生命的洪流中，在这川流不息的世界里，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像粒迷路的灰尘。但她总会想起童年，和他在山坡上奔跑的时刻，也曾经像站在了世界之巅；想起他们在繁星满天的夜晚，她也曾拥有过世间极致的浪漫。

30岁那年，她终于知道，原来那是父亲为她创造的斑斓世界，她一直用他赋予她的勇气和诗意，在纷繁的世界中独自前行。

后来，她期待为人母的时候，听说天上的每个宝宝都在挑选他们的父母。她想她是不是也曾在天上看着，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，有一对她最喜爱的年轻夫妻。她想起她18岁生日的那天，他送她的信：“那天清晨，天空还泛着鱼肚白，你降落了人间。”

钥匙

□ 冯嘉美(21岁)
武汉晴川学院学生

在我记忆中，父亲好像生来就佩戴着一串钥匙，有大有小，合挂在腰间，像庄稼丰收的人家在屋头挂满粮食一般彰显。

父亲的钥匙声很不同，在我看来，他的钥匙之间已经暗自形成了固定的乐谱，能在我偷懒看电视的下午及时提醒我，也能在放学后的茫茫人流中让我一瞬间定位父亲的位置。

记忆中，父亲会在晚饭后拉着儿时的我去散步，从楼下的小花园一路走到群众广场，绕过护城河，直到将晚霞送回家我们才返回。期间我的耳边总是响着父亲的钥匙声，他也和大多数父亲一样，不善言语，因此我把这种声音当作与他的对话。钥匙晃动得快速，说明我们要过马路了，若是那种懒懒慢慢的碰撞，说明父亲被什么吸引，我就会抬头寻找，可能是奇形怪状的云朵，可能是花色独特的小猫。

这种独有的交流方式陪伴了我的童年，长大后我有意无意地观察父亲钥匙的构成，有家门的、店铺的、出租房的、摩托车的，还有各类储物箱的。这些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家的微型模样，他把钥匙挂在腰间，奔走在时间里，打开一把锁后又前往下一把锁，如此反复，维系着我们生活的天平。

在钥匙声的庇护下，我顺利度过少女时期，我幻想着日后也会如此平坦安然，直到钥匙声在某天停止了。

父亲病倒在某个夏夜，母亲匆忙把钥匙串塞给我便赶往医院，那是我第一次完整地获得父亲的所有钥匙。我在街坊邻居的帮助下拉下厚重的卷帘门，又茫然地停在父亲那台摩托车前：它全身白色，有个高高的后备厢，比其他车都大，菱形的车灯好像在藐视我，说我无法驾驭它。我最后独自走回家，站在寂静的楼道中，慌张地找着家门钥匙，声控灯亮了又灭，手上的钥匙好像越数越多，直到把我逼出两行清泪。

那段日子正值暑假，我每天就背上作业本，自己走路去开店、守店、关店、回家。父亲的钥匙挂在我的身上，发出不协调的声音，我讨厌这样，常在梦里幻听楼道里再次响起与父亲适配的钥匙声。

可惜父亲的身体无法再适应起那么多的钥匙，这些钥匙自然分散在我和母亲身上。我开始学着去处理各种锁之间的关系，为母亲分担些许压力，只是我们的步伐怎么也赶不上生活的催促。母亲只能想办法去减少钥匙的存在，她换了新的店面，不再需要多重锁，降低了空闲房对外出租的标准，把父亲最爱的摩托车也卖了。

钥匙声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父亲的唠叨，他变得对什么都感兴趣，总会拉着我们聊一些莫名的话题——其实他也不懂，他只想和我们多说话。对他而言，在陌生新商城的店面，有些粗鲁的租客，还有他每天都会擦两遍的爱车，都是他无法再从容打开的锁。

备战高考期间，父亲在耳边的念叨成为我的压力源头，我与他疏远开来，他总用话语追赶，换来的是房门的阻隔。他可能也纳闷，那个和他一起送晚霞回家的小姑娘为什么不再和他散步了。

度过青春的酸涩，当我在陌生城市支配着属于我的钥匙时，我开始明白父亲，那些无言中，钥匙的碰撞是我与生活的厮杀。

大三时我去日本，想找到当年父亲那款摩托车。很遗憾，那款车早就停产了。工作人员以为我是摩托车爱好者，帮我想了很多能改装到接近原来那台车的办法。我摇头，其实，我只是希望父亲能再次拥有属于自己的钥匙。

等时间走到容忍我们缓和的地方，家里的日子重新好起来，父母搬去小城市居住，生活也算静谧。快毕业前我回了家一趟，告诉他们我对未来的计划，父亲这次又突然变回曾经少言的他，只是坐在角落里点头。

正式搬离宿舍前，我整理自己的钥匙，宿舍的、公寓的、汽车的、工位的。一切妥当后，我拿着钥匙搬着行李去往新的地方，其间走廊里响着阵阵钥匙声，我意识到，父亲的钥匙从没有消失，只是传递到了我身上。

霎时间，我好像看到父亲和母亲在公园里漫步，落日晚霞之下，他们步伐轻盈，而父亲腰间只剩下一把家门的钥匙。

陪考

□ 佟雨航(26岁)
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永源镇中学教师

那年，我参加高考，心里既紧张又忐忑。回到家，我对父亲说：“你陪我去高考吧？别的同学都有家长陪。”

父亲正在堂屋内编一只柳筐，抬起头笑吟吟地看着我，嘴里只吐出一个字：“好！”

考场在市区的一所中学里，而我家住在偏远的郊县农村，离市区有20多公里。我和父亲在高考前一天坐车到市里，然后在考场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下，第二天再进入考场。为了能让我晚间休息好，父亲特地订了个两人的小单间。小单间里面有两张床，我想，我和父亲一人一张。

在旅馆里安顿好后，父亲又特地带着我去考场“踩点儿”，熟悉一下考场的位置、行车路线，以及考场周围的环境等具体情况。再回到旅馆时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父亲看了看窗外，转头对我说：“你早些睡吧，好好养足精神，明天好好考！”之后又说：“天热，我睡不着，旅馆旁边有个小公园，我去那里凉快凉快。”

我感到身体有些疲乏，便胡乱地答应了一声，脱了衣服倒在床上，不一会儿便呼呼睡着了。

翌日，当我一觉醒来，发现父亲不在，床铺收拾得齐齐整整，床单也平展得没有一丝皱痕，就好像昨晚根本没有人睡过似的。我刚洗漱完毕，父亲拎着油条、豆浆和茶叶蛋从门外走了进来：“快过来吃饭，咱们早点去考场。”吃饭时，我发现父亲脸上有些倦色，还不断地打着哈欠，便问他是不是昨晚没有睡好？父亲笑笑：“睡惯了家里的床，冷不丁在旅店睡，还真有点不习惯呢。”

第一天考试考下来，自我感觉考得还不错，卷面上答得满满登登，没留下一块空白。父亲听了很高兴，去外面买了烤鸡腿犒劳我，而他却就着白菜吃着早晨剩下的干油条。我咬了一口烤鸡腿，然后递给父亲。父亲抬手把烤鸡腿挡了回来：“你吃，你考试脑袋需要营养。”

晚饭后，父亲又像昨天那样，对着我扔下一句：“你早些睡吧，好好养足精神，明天继续好好考！”然后就又出门去公园里纳凉了。

很快，三天高考就匆匆过去了，我和父亲又坐着大巴车回到郊县农村的家里。当天晚上，睡在父母隔壁屋里的我，无意中听到了父母的一番对话——

“孩她妈，帮我按下腰吧？我的腰快要痛折了！”

“咋？腰痛病又犯了？”

“我在公园的长椅上睡了整整3个晚上，腰痛病能不犯吗！”

“不是住在旅馆里吗？你去公园的长椅上睡觉做什么？”

“你不是总说我睡觉打呼噜声音大得像牛叫吗？我怕在旅馆睡，影响咱儿子休息，耽误他高考！”

……

那一刻，躺在黑暗中的我，泪如泉涌。

很短的短信

□ 袖　子(30岁)

“可赶紧给你爸回电话吧！”

我推门，书包胡乱地夹在胳膊下，而室友们正躺在床上刷手机。他们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又斜着看向我。我的脸颊顿时变得滚烫，好像自己是个滑稽的小丑。

看到十来个未接电话，我把手机狠狠扔下，血气涌上了头脑——只是在自习室多待了半小时，没有准时给父亲发短信，他便打遍了我室友的电话，一个不落。

这并不是第一遭。刚开学时，我因为晚间考试关机，父亲就要连夜开车来学校找我，甚至一通电话打到了辅导员那里，隔天传为了全专业的笑柄。

笑话，他知不知道，我已经是一个上大学的成年人？

内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我冲进无人的消防楼道，拨了妈妈的电话，一接通便是愤怒的咆哮。

刚上大学时，父亲和我约定每晚十点给他发个短信报平安——他说，很短的就行。

但很快，短信就从“我回来了，都挺好的”，变成“我回来了”，再变成“回”。但只要延误了半小时没发短信，父亲就会立刻打到室友的手机上——大概，他根本不理解我的课业有多么繁忙。

“你爸晚上不听见手机‘叮’地响一声，就睡不着觉。”妈妈沉默了半晌说。

我嘶吼着告诉他们，从今往后，休想让我再发半条短信。

我狠狠按断电话，甩手回屋。

和室友说说笑笑半晌，已是凌晨。方才爆发的情绪渐渐无影无踪，回想起刚才的事，我有些内疚，便给他发了一条“最爱爸爸了”外加一个嬉皮笑脸的表情。

石沉大海。

我打开学术网站，查精神病学的文献，从焦虑症查到分离障碍和强迫症，试图给父亲荒唐的行为找一个“专业”的诊断。

这时我看见一个名词，“阿斯伯格综合征”。

“自闭症谱系障碍，行为刻板程序化，固执古怪，情感缺失。”这不是我爹又是谁？

我对父亲太了解了。他的日程像是一只精准的钟表，几点出门，几点吃饭，必须分毫不差，如果没有按照他的时间做事，就会大发雷霆。初中我骑车上学，父亲悄悄在后面跟着，跟了三年。但是，如果一同外出，父亲却几乎不说一句话，总是远远地走在前面五米之外。他闷着头，大步流星，就像不认识我一般。而每次接我放学，他看见我从校门出来，不是迎面而来，而是瞥一眼，背着手转身就走。

以上或许还能理解为某种“父爱”，可如果我不慎踩到了家里他擦的地板，或是洗手在地上滴了水，父亲就会突然暴怒，赤红着眼大吼大叫。

“爸爸心情不好，你多理解他。”妈妈还没换下精致的职业装，埋头回复着工作文件，手指跳跃如飞，顺便对我说。

我十岁那年，父亲失业了。那之后，父亲五点起床，接送我，买菜，家务……剩下时间，那个一米八几的汉子就佝偻着背，一言不发地坐着，紧紧抿着嘴唇。而妈妈，则在外奔波撑起了这个家。作为一名20世纪80年代的名校硕士，妈妈勤奋而优秀，当上公司总经理的她常常加班，一周难见一次。

我放假在家时，就是与父亲大眼瞪小眼地对坐。压抑的气氛让我没什么心情交流，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父亲也不会过问我什么，每天就是做好饭，叫我来吃，然后我回屋，他沉默地收拾碗筷。

我也根本不想在家，高中起就开始住校补习。我拼命地学习，目标只有一个——我要独立，离开这个令我窒息的家。

终于，我进入了心仪的大学。我收拾好行李，心像羽毛一样轻盈，憧憬着未来。始料未及的是，父亲每日发短信的要求仍“阴魂不散”地缠绕着我。

我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，就像被蚁穴侵蚀，轰然倒塌的堤坝。那之后，父亲再没让我发过短信，甚至也极少打电话给我。我窃喜不已，就像一个凯旋的将军。

毕业后，我开始从事梦寐以求的建筑行业。我不顾父母的挽留，拖箱带箧地搬离了家中的大房子，与同事合租在一起，连新家地址也没有告诉父亲——这样才不会有人偷偷上门，检查水电煤气有没有关好。

我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，再没有人会唠叨我吃掉大半盘子青菜，非要逼我在不冷的时候多穿衣服，斥责我在地上洒了水。我在施工图与设计方案中徜徉，在会议室与“甲方爸爸”唇枪舌剑。为了远离父母，我特意申请驻扎外地。我在飞机上翱翔，我在高铁上奔驰，那种感觉畅快淋漓。

隔很久我才会与父亲通一个电话，言谈中也满是炫耀，我告诉他我赚了很多钱，方案中了标，好像在以这种方式尽情地报复他。我要告诉他我很强，不是离开他就什么都一塌糊涂的笨蛋宝宝。

父亲“嗯嗯啊啊”地听着，似乎很高兴，又透着前所未有的疏离。这真的很奇怪——不像是在和女儿说话，而像是面对一个客人。

在一个微有凉意的中秋，我终于难得地回了家。

而那张平时一家三口吃饭的饭桌上，此刻却只有妈妈。

妈妈郑重地看着我，说要对我说一件事。

然后，她就将一张离婚证，拍在了我的面前，然后平静地看着我。

那盖着钢印的、只有妈妈的单人照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旁边是父母盖着作废印章的结婚照，上面的父亲年轻而英俊，和妈妈靠在一起，郎才女貌。

我问妈妈，为什么？

妈妈掏出手机截图——那上面居然是爸爸与一个陌生人的聊天记录，用词暧昧。

妈妈冷笑：“缺温暖，就去找温暖了？”

我难以置信。

“这本来也没什么，只是个导火索。这么多年，真的是累了。”

妈妈叹了口气，独自陷在宽大气派的沙发里。现在，这所大得只有寂寥才能装满的房子里只剩她一个人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称为家。

爸爸失业后，妈妈这些年独自扛着经济重担在外奔波，到晚年也有了不菲的积蓄，在北京购置了房产，装修一新。然而妈妈再如何精干，传统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仍然禁锢着他们这辈人。这些年，他们过得都很压抑。

而父亲，终究是带着那个孤独沉默的背影，离开了。

那天我食不知味，匆匆落荒而逃。妈妈去送我时说：“爸爸之前说，这个家，等你走了，也就散了。”

我深深叹了口气，或许吧。

我想起从前，父亲悄悄在半夜来我房间，看我有没有盖被子，我想起他在我关门回屋后落寞的眼神，想起他一次次不厌其烦地要我发短信给他。

大概他并非只是想管束我，那是一个溺水者最后的挣扎。父亲是想抓住我和这个家，抓住最后一丝温暖。然而，我终究是甩开他的手远走高飞了。

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可我只能，不动声色地继续走下去。

爸爸完全淡出了我的生活，偶尔寥寥几个电话，也是匆匆就挂断。终于没有人牵绊我了，可是，又好像空落落的。

搬走后，父亲一直独自住在爷爷留下来的老屋。直到他60岁生日那天，我才第一次踏足。

而父亲在楼下接我。

那是我从小长大，却阔别多年的地方。远远地，我望见一个身影，恍惚之间吃了一惊——我以为自己看见了去世的爷爷。

那是一个有些佝偻憔悴的老人，寒风中伫立在楼道口，一动不动。一晃神之间，我才想起，那不是爷爷，而是父亲。

从什么时候起，高大英俊而沉默的父亲，已经变了模样。

时光，真的是容易把人抛啊。

我慢慢环视这间老屋：爷爷玻璃板下的全家福，被父亲用白纸盖掉了，再没有妈妈的身影，也没有我。我的心中一阵钝痛。我四处翻找，想找回属于自己的一丝踪迹，却似乎徒劳。

忽地，一道淡淡的灯光亮起，是我不慎碰亮了爸爸的手机。

这是父亲的隐私，我不该翻看。可一阵念头翻涌，我还是忍不住打开了短信页面。短信栏下面的“收藏”一行，显示着数字“1”。

父亲还有收藏的短信？

我点了进去。

“最爱爸爸了。”

收藏夹里，一条陈年的信息赫然躺在那里，发信人是我，时间是十年前。

仿佛有无数时光哗啦啦地翻着页，一瞬间就带我回到了那个大学的夜晚。

那一条以为石沉大海的短信，孤独地，躺在父亲的手机收藏夹里。

这许多年里，父亲从未说过一个爱字。他从未说过爱我，从未说过爱妈妈。我以为他是一个感情缺失的人，不会表达，也不懂得爱。

但是却有这样一条短信，那样的短，却跨越沧海桑田，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帘。

泪水终于还是止不住地跌落下来。我想起那个也曾经其乐融融过的家，想起早起晚归照料我的父亲，想起那些被遗弃的过往。

也许，岁月让我不得不执着地走下去，但是，我应该会频频回顾，那些我珍惜的时光，那些我爱的人。